

★★★
超值典藏书系
2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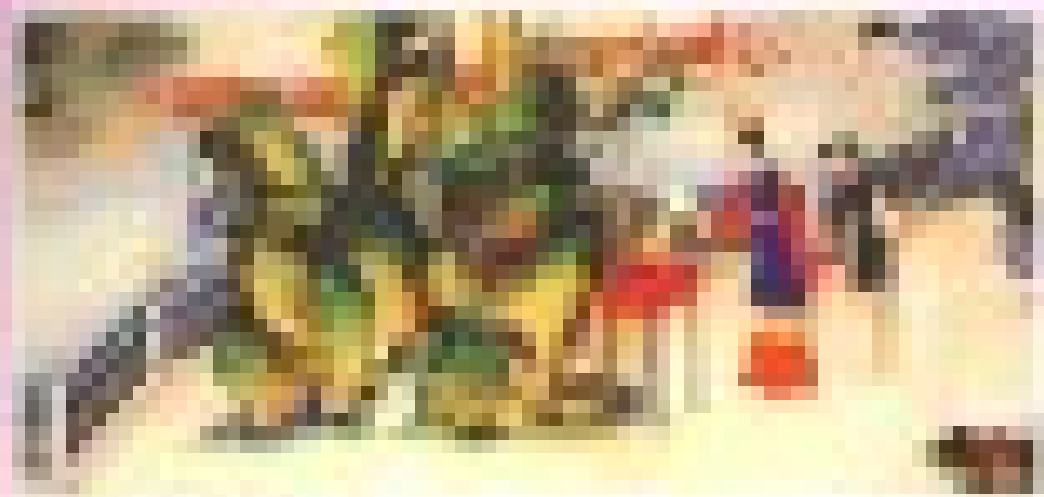
传承千年文明精华 品味国学博大精深

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大书。它并不只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更是一部对君主专制社会末期四大家族的兴衰史的概述，这已经逾越了言情小说的范围。《红楼梦》起于言情而终于言情，但不止于言情，这样才能衬出情的深度与厚度在如此精妙的布局和秩序下，这等空间、这群人物中，看似庞杂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事无巨细，分明清晰地娓娓道来。

(清)曹雪芹◎著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红楼梦

《红楼梦》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社会末世种种矛盾冲突，以及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挣扎。小说语言优美，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传承千年文明精华  品味国学博大精深

红楼梦



(清)曹雪芹◎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清)曹雪芹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7

(超值典藏书系)

ISBN 978-7-5463-9846-4

I.①红… II.①曹… III.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缩写 IV.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6726 号

超值典藏书系 红楼梦

著 者 (清)曹雪芹
责任编辑 师晓晖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世贸中心 4 楼 邮编:210009)
电 话 总编办:0431-85600386
市场部:025-66989810
北京市场部:010-85804668
网 址 www.keyigroup.com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9846-4 定价:23.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85808988 025-66989810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5
第三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7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9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12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14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17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18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人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21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22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25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26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29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31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34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36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38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41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44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47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49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52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55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56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58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61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63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64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67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70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72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75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78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81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83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86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89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91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93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96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98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101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103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105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108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111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113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恩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116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119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122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125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126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129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131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134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137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140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142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144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146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148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151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154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156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159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162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165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168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171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174
第七十一回	嫌除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177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179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182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184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186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189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191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194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198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200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203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206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208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结怨	210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213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216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219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222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顰卿绝粒	225
第九十回	失棉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226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228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230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233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236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239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顰儿迷本性	242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244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246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249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252
第一百零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255
第一百零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258
第一百零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261
第一百零四回	醉金刚小鳊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264

第一百零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267
第一百零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270
第一百零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273
第一百零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276
第一百零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279
第一百一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282
第一百一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285
第一百一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288
第一百一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290
第一百一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293
第一百一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295
第一百一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297
第一百一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299
第一百一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302
第一百一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304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308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①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女娲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阔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②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垫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笼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缘起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

因这甄士隐恬淡，不以功名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

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历经历。”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则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③。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赔笑道：“老先生倚门仁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恕蒞驾之罪，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

那甄家丫鬟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定是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门出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入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曰：

玉在楼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雨村忙笑道：“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诞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士隐过这边书院中来。

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献斝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

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④，只是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到者。”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方散。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想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看看一月，士隐先就得了一病；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渐渐的熄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许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许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做等语。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揣到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癫落脱，麻履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辞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至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宿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跛道人飘飘而去。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做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得此信，哭个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访寻，那讨音信？无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服侍，主仆三人，日夜作些针线发卖，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丫鬟于是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的过去，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纱猩袍的官府过去。丫鬟倒发了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

【注释】

- ①无稽崖：无稽崖即指无可查考之意，告诉读者不必追究。
- ②无中生有：指把没有的说成有，指凭空捏造。
- ③太虚幻境：作者在文中制造出的玄幻之地。
- ④沽名：故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谋取名誉。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封肃因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赔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赔笑道：“小人姓封。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因奉太爷之命来问，他既是你女婿，便带你去亲见太爷面禀，省得乱跑。”说着，不容封肃多言，大家推拥他去了。封家人个个都惊慌，不知何兆。那天约二更时，只见封肃方回来，欢天喜地。众人忙问端的。他乃说道：“原来本府新升的太爷姓贾名化，本贯湖州人氏，曾与女婿旧日相交。方才在咱门前过去，因见娇杏那丫头买线，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将缘故回明，那太爷倒伤感叹息了一回；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我自使番役务必探访回来。’说了一回话，临走倒送了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伤感。一宿无话。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封肃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面前一力撺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说，乃封百金赠封肃，外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令其好生养赡，以待寻访女儿下落。封肃回家无话。却说娇杏这丫鬓，便是那年回顾雨村者。因偶然一顾，便弄出这段事来，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缘。

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已会了进士，今已升了本府知府。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不上一二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作成一本，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惭愧，却面上全无怨色；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许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却是自己游览天下胜迹。

那日，因闻得今岁陞政点的是林如海。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到任方一月有余。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夫妻无子，故爱如珍宝，且又见他聪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

雨村正值偶感风寒，将一月光景方渐愈。也正欲寻个合适之处。幸有两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闻得陞政欲聘一西宾，雨村便相托友力谋了进去。妙在只有一个女学生，并两个伴读、丫鬓，这女学生年又小，身体又极怯弱，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女学生侍汤奉药，遂又将辞馆别图。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读书，故又将他留下。近因女学生哀痛过伤，遂连日不曾上学。

将入肆门，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说：“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时，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贸易的号冷子兴者，旧日在都相识。雨村忙笑问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缘也。”子兴道：“去年岁底到家，今因还要入都，从此顺路找个敝友说一句话，承他之

情，留我多住两日。我也无紧事，且盘桓两日，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闲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这样巧遇！”一面说，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来。二人闲谈漫饮，叙些别后之事。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雨村笑道：“弟族中无人在都，何谈及此？”子兴笑道：“你们同姓，岂非同宗一族？”雨村问是谁家。子兴道：“荣国府贾府中，可也玷辱了先生的门楣么？”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逐细考查得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发生疏难认了。”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也极多，如何就萧疏了？”冷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轩峻，那里像个衰败之家？”冷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纳罕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兴叹道：“正说的是这两门呢。待我告诉你：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羈。这位珍爷倒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再说荣府你听，方才所说异事，就出在这里。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着官；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不想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你道是新奇异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子兴道：“政公既有玉儿之后，其妾又生了一个，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却不知将来如何。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岁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这位琏爷身上现捐的是个同知，也是不肯读书，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的，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爷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务。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谬。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都只怕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兴道：“邪也罢，正也罢，只顾算别人家的账，你也吃一杯酒才好。”雨村道：“正是，只顾说话，竟多吃了几杯。”子兴笑道：“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即多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细关了城。我们慢慢的进城再谈，未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还酒账。方欲走时，又听得后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信的。”



贾雨村夤缘^①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却说雨村忙回头，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革的号张如圭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雨村自是欢喜，遂作别各自回家。冷子兴听得此言，便忙献计，令雨村央烦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雨村领其意。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这林黛玉常听得他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台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说：“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帘笼，一面听得人回话：“林姑娘到了。”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黛玉也哭个不休。一时众人慢慢解劝住了，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此即冷子兴所云之史氏太君，贾赦贾政之母也。贾母又说：“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②，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③璎珞^④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黛玉忙赔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只见一个丫鬟来回：“老太太晚饭齐备了。”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饭毕，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因而接了茶，早见人又捧过漱盂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盥手毕，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贾母便说：“你们去罢，让我们自在说话儿。”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说了两句闲话，方引凤、李二人去了。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眉如墨画，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

到如此!”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宝玉即转身去了。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戴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

当下,奶娘来请问黛玉之房舍。贾母说:“今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儿里,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纱橱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罢。”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何必又出来闹的老祖宗不得安静。”贾母想了一想说:“也罢了。”宝玉之乳母李嬷嬷,并大丫鬟名唤袭人者,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蕊珠。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恪尽职任,遂与了宝玉。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明贾母,更名袭人。是晚,宝玉李嬷嬷已睡了,他见里面黛玉和鹦哥犹未安息,他悄悄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息?”黛玉忙让:“姐姐请坐。”袭人在床沿上坐了。鹦哥笑道:“林姑娘正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狂病,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因此便伤心,我好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只怕比这个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若为他这种行止,你多心伤感,只怕你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黛玉道:“姐姐们说的,我记着就是了。究竟那玉不知是怎么个来历?上面还有字迹?”袭人道:“连一家子也不知来历,上头还有现成的眼儿,落草时是从他口里掏出来的。等我拿来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罢了,明日再看也不迟。”大家又叙了一回,方才安歇。

【注释】

- ①夤(yín)缘:喻攀附权贵,向上巴结。
- ②髻(jì):盘在头顶或脑后的发结。
- ③螭(chī):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
- ④璎珞(yīng luò):古代一种用珠玉穿成串,戴在颈项上的装饰品。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却说黛玉同姊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因见王夫人事情冗杂，姊妹们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不诵诗读书者。至李守中承继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①一般，一概不见无闻，惟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今黛玉虽客居于斯，日有这般姐妹相伴，除老父外，余者也都无庸虑及了。

如今且说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至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拘原告之人来审。那原告道：“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拿卖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无影无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做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签^②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正要发签时，只见案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儿，不令他发签之意。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侍从皆退去，只留门子服侍。这门子忙上来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雨村听了，如雷震一惊，方想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热闹，遂趁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雨村那里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来是故人。”又让坐了好谈。这门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贫贱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则此系私室，既欲长谈，岂有不坐之理？”这门子听说，方告了座，斜签着坐了。雨村因问方才何故有不令发签之意。这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皆因都碍着情分面上，所以如此。”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与雨村，看时，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